

乎靈樞經曰身半以下濕之中也

凡相五色之奇脉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

奇脉謂與色不相偶合也凡色見黃皆為有胃氣故不死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

無之奇脉三字

面青目青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无黃色而皆死者以無胃氣也五藏以胃氣為本故无黃色皆曰死焉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一 慎元

唐太僕令啟玄子王冰注

宋光祿卿直秘閣林億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光重改誤

五藏別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

方士謂明悟方術之士也言互為藏府之差異者經中猶有之矣靈蘭秘典論以腸胃為十二藏相使之次六節藏象論云十

一藏取史於膽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家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此則互相

矛盾爾腦髓為藏應在別經大切

岐伯對曰腦髓骨脉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

名曰奇恒之府

腦髓骨脉雖名為府不正與神藏為表裏膽與肝合而不同六府之傳寫胞雖出納

納則受納精氣出則化出形容形容之出

謂化極而生然出納之用有殊於六府故言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也

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此不能久留輸寫者也

言水穀入已糟粕變化而泄出不能久久留住於中但當化已輸寫去而已傳寫諸化故曰傳化之府也

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謂肝之門也內通於肺故曰魄門受已化

物則為五藏行使然水穀亦不得久藏於中所謂五藏者藏精氣而不寫也故滿而不能

實精氣為滿水穀為實但藏精氣故滿而不能實○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

太素精氣作精神六府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

以不藏精氣但受水穀故也所以然者水穀入口則胃實而腸虛

以未下也

食下則腸實而胃虛

水穀下也

故曰實而不滿滿而不實也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

氣口則寸口也亦謂脉口以寸口可候氣之盛衰故云氣口可以切脉之動靜故云脉口皆同取於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是則寸口也

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

人有四海水穀之海則其一也受水穀已榮養四傍以其當運化之源故為六府之大源也

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氣氣口亦太陰也

氣口在手魚際之後同身寸之一寸氣口之所候脉動者是手太陰脉氣所行故言氣口亦太陰也

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榮氣之道內穀為實○新校正云詳此註

出靈樞實作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

專者循肺氣行於氣口故云變見於氣口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出作入

故五氣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凡治病必察其下適其脉觀其志意與其病也

下謂目下所見可否也調適其脉之盈虛觀量志意之邪正及病深淺成敗之宜乃守法以治之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必

察其上下適其脉候觀其志意與其病能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

志意邪則好祈禱言至德則事必違故不可與言至德也

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

惡於鍼石則巧不得施故不可與言至巧矣惡者汚惡者

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

心不許人治之是其必死強為治者功亦不成故曰治之无功矣

異法方宜論篇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

不同謂鍼石灸焫毒藥導引按蹻也

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

謂法天地生長收藏及高下燥濕之勢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

法春氣也

魚鹽之地海濱傍水

魚鹽之地海之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

營其利故居安恣其味故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

魚發瘡則熱中之信鹽發渴則勝血之徵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

血弱而熱故善為癰瘍其治宜砭石

砭石謂以石為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則砭石也○新校正云按氏一作伐

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

東人今用之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

法秋氣也引謂牽引使收斂也

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

○新校正云詳大抵西方地高民居高陵故多風也不必室如陵矣

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

不衣絲綿故曰不衣褐謂毛布也薦謂細草也華謂鮮美酥酪骨肉之類也以食鮮美故人體脂肥

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

水土剛強飲食脂肥膚腠閉封血氣充實

故邪不能傷也內謂喜怒哀憂恐及飲食男女之過甚也

○新校正云詳悲一作思當作思已具陰陽應象大論注中

其治宜毒藥

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

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

藥謂草木虫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

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

西人方術今奉之

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

寒冰冽

法冬氣也

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

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无滿字

其治宜灸燭

火艾燒灼謂之灸燭

故灸燭者亦從北方來

北人正行其法

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

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

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

而霧露聚

其民嗜酸而食脂

言其所食不芬香○新校正云按全元起

云食魚也

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掌痺

酸味收斂故人皆肉理密緻陽盛之處故

色赤濕氣內滿熱氣外薄故筋攣脈痺也

其治宜微鍼

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調脈衰盛也

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

南人感崇之

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

法土德之用故生物衆然東方海南方下

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

異生病殊焉

其民食雜而不勞

四方輻輳而萬物交歸故人食紛雜而不

勞也

故其病多痿厥寒熱

濕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寒熱也陰

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

脉居近於濕故爾

其治宜導引按蹻

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踰
謂提舉手足

故導引按踰者亦從中央出也

中央用為養神調氣之正道也

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

隨方而用各得其宜惟聖人法乃能然矣

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

大體也

達性懷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

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

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

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

神服天氣上古天真論曰精神內守病安

從來

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

陰居以避暑內無暑蒸之累外無伸官之形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伸作史

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
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

古者巢居穴處夕隱朝游禽獸之間斷可

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涼氣

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

內无春蒸之累心亡願欲故外无伸官之

形靜保天真自无邪勝是以移精變氣无

假毒藥祝說病由不勞鍼石而已○新校

正云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

今之世不然

情慕云為遠於道也

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

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

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

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

生爰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

伯曰色脉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

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

儼貸季也

上古使儼貸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

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

先師以色白脉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脉

弦而合木應春以色黑脉石而合水應冬

以色赤脉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脉代而

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脉下合五

行之體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

八風鼓折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

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

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

色脉是矣

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

妙者何以色脉故也

色以應日脉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

言脉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

色脉之差忒是則平人之診要也

天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脉此上帝之所貴

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近生

觀色脉之藏否曉死生之徵兆故能常遠

於死而近於生也

生道以長命曰聖王

上帝聞道動而行之生道以長惟聖王乃爾而常用也

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

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筋骨脉之

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紐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脉內舍於心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脉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脇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脉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邪者為骨痺以至陰遇此者為

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新校正云按此註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

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脉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

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莖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

草蘇謂藥煎也草莖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莖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

療不相應也或謂取標本論末云鍼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

暮世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

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脉夏氣在絡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故天寒无刺天温无熨月生无寫月滿无補月郭空无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感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

之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
氣盈溢絡有流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
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
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
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故下

文曰

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

言心意粗畧不精密也

粗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

粗謂粗畧也兇兇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

何以言之假令飢人形氣羸劣食令極飽

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

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

其害反增矣○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

害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脉
用之不惑治之大則

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脉之應昭然
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
大法也

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

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

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惟治人

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

不保康寧矣

去故就新乃得真人

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

就新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

己也

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

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

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

因問而得之也

帝曰柰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

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

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一

黃帝內經素問補註釋文卷之十二 慎十

唐本僕今啓女子王水次註

宋光緒御直秘閣林德等校正

宋守尚書屯田郎孫承重改誤

湯液醪醴論篇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柰何

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

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以稻薪稻米者完稻

新者堅

堅謂資其堅勁完謂取其完全完全則酒

清冷堅勁則氣迅疾而勿速也

帝曰何以然

言何以能完堅邪

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而下之宜故能至完

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

夫稻者生於陰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

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

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稻以冬採故云

伐取得時而能至堅

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